

小诊所

甫
跃
辉

爸妈牵着我，从县城归来。因患脑炎，在县医院住了一个来月，加上出院后吃中药，家里为我花了一千多块钱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一千多不是小数目。爸妈到县城时，身上帶了五百多块钱，其余的是从外婆家借的。外婆家为我凑钱，卖了一头肥猪。这笔债，阿爸干了很长时间木活才还上。这是后话了。此时，冬去春来，恍如隔世。我还活着，只是记忆里多了几十年挥不去的消毒水味儿、中药味儿、药匙的金属味儿；外加不时对自己身体的怀疑：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呢？尤其是觉得记忆力不好时。

大院子里桃花开，桃花树下有个人。爸妈刚进院子，就看到那个脏兮兮的小人儿，在邻居家的那树下蹲马步，出左拳，再出右拳。走近才认出，是弟弟。弟弟看看爸妈，再看看我，似乎没认出来，继续蹲马步，出右拳，再出左拳。

回家后，我仍然天天吃中药。家里除了中药，还会备一些常用药，包括四环素、板蓝根等。这天，爸妈回家，发现弟弟嘴巴黄黄的。桌上满满一瓶四环素空了。十多片舔掉了糖衣的药片散落在地。爸妈忙抱起弟弟往乡卫生院赶。

医生看到弟弟时，弟弟眼睛白翻，口吐白沫。医生连说，我们什么也没对他做啊。又说没把握救得了弟弟，他们可以帮忙叫县医院的救护车，只是，很可能救护车开到一半，人就不行了。爸妈说，你们该怎么抢救怎么抢救吧，怎样都不怪你们。

第二天天亮亮时，抢救了一夜后，弟弟哭出了声。

爸妈一夜没睡，也没吃东西。这时候才觉出困乏，觉出饿。他们走到街上去找吃的，阳光耀眼，哪儿哪儿都闪着光。高一脚低一脚，是两条船，航行在闪亮的波峰浪谷。

弟弟的病，我的病，爸妈念叨又念叨。我打断他们的话，怎么又说啊？说了多少次了。他们呵呵一笑。不过，很可能我并没说过这样的话。许是因为得过脑炎，我的记忆力确实不好。很多人回首往事，竟能记住人物对话，真让我又惊又羨。我能记得的是，爸妈确实越来越少说起这些事。生活里总有新的状况要面对，活着，是不容易的。

阿公在县医院查出癌症，是在我六岁那年，离我生病住院，已经过去两年多。对阿公的病，以及可以预知的死，我尚未咀嚼出具体的哀痛，反倒觉得家里热闹了许多。不时会有人来看阿公，我住院时给我打过针的护士李保翠，有时会到家里来给阿公打针。家里请了人砌坟，六七个人的石匠队伍，领头的是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，记得他总是和我们说说笑笑。刻碑的是曾将我从死亡边缘拉回来的杨剑中医。做棺材的，则是阿爸和邻村一位甫姓木匠，那时阿爸很年轻，做棺材似乎得找个前辈一起。那位甫姓木匠，在甫姓家门间，算得和我阿公同辈了。我常跑去耳房看他们干活，棺材做好了，我爬进去，躺下，挪动身子，爬起来说，大小正合适。据说那棺材是楠木做的，极硬结实。许多年后，其中一块边角料，从云南来到上海，现在，就在我面前的书桌上。我偶尔盯了它看，便会想起当年面对死亡时的阿公。

似乎是不舍的，他想着棺材的样式，还想着吃一顿猪肉；似乎是淡然的，他没表现出害怕，对家人将他所用的碗筷单独摆放，也处之泰然……

阿公过世后很多年，家里再没人得过大病，小病却是免不了的。病了，我们没去过县医院，也没去过乡卫生院，只会去附近的小诊所。出汉村，无论往南还是往北，走上一两公里，就会有一家私人小诊所。

往北走，最常去的是“谢友松”家。小时候不时听到他的名字，其实并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三个字。出汉村后，在田亩夹峙的砂石路上走一公里多，朝东面的村子一拐，不多几步就是谢医生家的。房屋坐东朝西，院子前是大片田野，麦子或水稻在风里起伏。院子很宽敞，时常停着一辆大红拖拉机。记得阿爸跑车时，许是为了方便，也把车子停到过他家院子里。至于我到他家看过什么病，反倒不记得了。只是有个印象，下午的太阳总是格外耀眼，晒得等待看病的人要转过身去躲避。轮到我了，若听说不用打针，会大大松了一口气。有时候，谢医生还没开口，我会说，不用打针吧？我觉得吃点药就得咯。谢医生便笑起来。

离谢医生家不远，五楼村公所有位甫姓医生。他是我们本家，我们却很少到他那儿看病。常听人说，看病也得讲究“缘法”，这就是所谓“缘法”吧。往西走更远，快走到公路边，是段开武医生家。段医生年纪很大了，医术很高明。似乎得了比较严重的病症，我们才会郑重其事地走这么远的路去他家。阿爸手指被刨木机切掉一截，是到他家医治。我多次牙疼难忍，拔牙也是去他家。他站着我坐着，他背对太阳，手持拔牙钳，扶住我的额头，让我张开嘴，这画面是如此清晰地印刻于我。

若往汉村以南呢？也有几处小诊所。第一处是勒平村李光兰家。她是周围唯一的一位女医生。听说她五六年前过世了。离开她家再往南，走一两公里，是段光荣医生家。段医生家很远了，记忆中只去过一次。去年听妈妈说，还去找他看过病。他已经八十多了，还有很多人去找他看病。听说，他下药很重，所以治疗效果明显。我跟妈妈说，还是少去吧，毕竟那么大年纪了，就不怕他哪次手一抖，把药下得更重？妈也就没再去。

很多年前，我们是管不了这么多的。有时候，我们连小诊所都去不了，只是买些药水回来，自己打针，自己吃药。我小学三年级那年，阿爸在外地跑车。有一天，妈病了，妈让我帮她打针。这事儿我可没干过啊。妈侧歪在床边，我盯着鼓突的肌肉，捏着针管，持之如矛，猛扎上去，针头瞬间歪了……妈只能扭着身子，自己给自己扎针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某一天下午，我在学校忽然腹痛如绞，额头冒汗，浑身无力，滑下长凳，瘫坐在地。同学跑到隔壁，告诉二年级的弟弟，弟弟跑过来，扶了我回家。回家路上，我右手一直勾住弟弟脖子，身子如一条死肉，不断往下溜。弟弟半拖半拽将我弄回家后，回学校去了。妈背我去看病，先去谢友松家，没人；又去段开武家，没人；再去村公所甫姓医生家，仍然没人。出得村公所，我已经疼得脸色苍白，妈背着我，也已经累得脸色苍白。

妈犹豫了片刻，只能背着我，去往南边的李光兰或段光荣医生家。对于疲惫不堪、痛苦不堪的我们来说，那实在是一段长途。

夏日下午，阳光白耀。麦穗黄的黄绿的绿，齐刷刷地竖着芒刺，泛着毛茸茸的光。微风阵阵吹来，麦子轻轻地俯仰，窸窣窸窣，悄声细语。妈背着我，走进茫茫麦地，如一艘孤舟航行在大海上。我耷拉着两只光腿，脚尖不断在麦芒上滑过，轻微的刺痛传来，提醒我这是在人间。这人世间，仿佛只有我们母子在走着，近乎绝望地走着。就在这时，奇迹不知从何而至：肚腹中翻江倒海的疼痛感，忽地，风平浪静了。如冰融化于烈火，如火消逝于风雪。肚腹里是一个干净而宁静的全新世界。

“妈，我不疼了。”我虚弱地说。“怎么不疼了？”妈的声音极度疲倦。“忽然，就不疼了。”我说。我的声音虚幻又真实，犹如从地底升起。“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”

妈又背了我一程，终究体力不支，放我下来了。

我走在前面，妈走在后面，田埂在我们脚下无限延伸，麦子几乎没过我的头顶。全世界的麦子在我们身边生长，成熟，吐纳生命的勃勃气息。直到回家后，我躺在藤椅上歇息，半梦半醒间，眼前仍然浮现出这海浪一般涌动不息的麦子。

笔会

莧菜面筋汤是家乡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汤。儿时记忆里，每到夏天，妈妈总会早上或中午做一大锅莧菜面筋汤，再调制一碗用醋、麻油和少许酱油三合一的汁，我们放学或玩耍回家，盛上一碗汤，舀一勺料汁拌匀，一口气喝下去，解渴、解饿又解馋。

这道汤最麻烦的，也最有含金量的是面筋的制作。家乡的方言叫**nuō**（第三声）面筋，非常形象地把制作面筋的过程通过一个字体现了出来，暂不知这个字怎么写，只好用拼音替代了。至今我也没有学出师，步骤相当复杂，大致如下：首先，抓一把面粉，放点水，用筷子不停地搅拌，据说要朝着一个方向搅拌，直到搅拌成一个面团团，面不能硬，也不能稀软，再用手抓起面团，反复地在碗里摔打，这样和出来的面比较筋道，容易多出面筋，然后用湿抹布盖好，醒上半小时后，双手反复反复在清水里 **nuō** 面，**nuō** 去面粉中的淀粉和其

在京剧《四郎探母》中，四郎杨延辉是一个被寄予同情的人物。戏一开场，他念的“定场诗”：“……高堂老母难得见，怎不叫人泪涟涟！”就为戏定下了调子。紧接着的念白和唱段，回忆十五年前，宋、辽金沙滩血战的惨烈景象，杨家损兵折将，他临阵交战中被俘，改名易姓得以苟生，还被辽邦招为了驸马，却一直因为对母亲的深切思念而凄然感伤，由此引发了观众的同情。

一出大戏，情节尚未展开，以人物的大段回忆往事开场，很容易失之沉闷，但这样一场“坐宫”，观众坐住了，听下去了，除去演员的唱、念功力之外，不能不说是触动了古来有之的孝老爱亲的情感共鸣。再到善解人意的铁镜公主允诺，从母亲萧太后处搞来令箭，助他出关探母，顿时愁云尽扫，杨一句高亢入云的唢调：“叫小番！……”激起了满场彩声。此处其实有违生活常理，小夫妻私下密谋的违犯法纪之事，岂能这样高呼喊叫地命人备马侍候？观众却都不予计较，似乎这时就该有此一“叫”，好像没有或“叫”不上去反而不行了。观众有时就是这样的“感情用事”。

《四郎探母》又名《探母回令》。清代，京城四喜班有一部叫座的连台本戏《雁门关》，据齐如山在《京剧之变迁》中考证，《四郎探母》系京剧第一代老生演员张二奎，根据该剧中

的“八郎探母”一折另起炉灶改编而成。张名列老生“前三鼎甲”之一，演唱风格被称“奎派”，同时很会编戏，以杨四郎思母、探母为主线，从“坐宫”到“过关”、“闯营”、“见六弟”、“见娘”等场次环环紧扣，随之好腔迭出，声情并茂，使观众既动情又过瘾，于是很快传唱过来，多年来久演不衰。

但，这位被同情的主人公杨四郎，后来挨了两次耳光。

谁打的耳光？第一位是杨四郎的原配妻子，戏中尊称四夫人的孟金榜。在“京剧音配像”录制保留的1947年上海、1956年北京的两个大师云集、群星荟萃的版本中都有她的身影，后来的舞台演出被锤炼了。她作为杨门中帼中的一员，同样英勇不凡，原剧《雁门关》中，曾有她出战迎敌，将辽邦公主擒于马下的情节。

四郎回营探母，最后见的是这位妻子。孟出场的装扮，就与戏中满头

前天晚上，照例载着两岁的儿子从外婆家出发，回自己家。刚刚从会说话升级为话痨的阳阳一路问：妈妈我们去哪呀？回家呀。回家以后呢？睡觉呀。我不要睡觉。那你要干嘛？我不知道……

这么絮絮叨叨地说着话转上家门口的那条马路时，看到前面路当中有一团小小的黑色，好像是一只猫。

大晚上，坐在路当中的猫。

我前面的一辆车也看到了它，闪了灯，没反应。又逼近，还是没反应，眼看快要撞到它，刹车灯亮起，猫这才起身，往马路边人行道小跑了过去，是只黑白白腹的土猫。

猫也碰瓷瓷？

前车突然往左边猛打了一把方向盘，紧贴着隔离绿化带开了过去，在车右轮勉强躲避过的地方，躺着一个白色的身影。再近些，那个身后垂落着一条黄色斑纹的尾巴。

我心里暗呼一声，糟糕。慢慢靠右边马路沿停下，看一下后方没有来车，下车跑过去。是一只成年公猫，除了耳朵和尾巴是橘色纹路，身上全白。嘴里吐出一些食物残渣，身上没有血迹和被碾压的痕迹，估计是几分钟前刚被路过的车辆撞飞的。眼看后方的路口要变灯，赶紧双手托抱起来走到路边。猫体温仍在，但是像一块抹布那样垂在手里完全没有反应，一只眼睛闭着，一只半睁。先把它放在地上，探手摸胸腹，也是柔软温暖，体温尚在，但是没有明显的呼吸和心跳。

还有救吗？紧张之余，已经分不清手下的搏动来自猫仍剩余的微弱心跳，还是我自己的脉动。

怎么办？还有救吗？去哪救？

犹豫之下，听到阳阳在车里的哭声——“妈妈，妈妈……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急着下来看，没有和他打招呼，于是一边回应，一边把后箱的防水布铺在副驾驶上，把猫平放上面，转回另一侧赶紧上车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儿子有点害怕，一边哭一边喊着要解开保险带，我只能发动车子，继续往前开，打算先带他回家。



节日小街（版画）广军

莧菜面筋汤

董 静

它杂质，直至出现一小团面筋，放在清水里备用。面筋汤，一定要用**nuō** 面筋的面水做，才地道好喝。为了更精准，我特地打电话咨询了大姐，妈妈九十有七，年事已高，怕老人家记不清。大姐说，汤要先用葱、姜、花椒和八角炆锅，兑上清水，烧开后，面筋用手拉扯成一张大大的网状，下进滚开的水里，用筷子快速搅动，直至面筋变成一个个薄薄的小片，放入其它食材，比如虾仁，肉丝或花生米等，再倒入 **nuō** 面筋的面

杨四郎挨耳光

刘连群

珠翠、服饰绚丽的其他女性角色不同，一袭素黑的青褶子，头饰简朴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，显现出丈夫十五年音讯全无，独守门户的孤苦、凄凉。一旦夫妻重逢，悲喜交集，难舍难分，当她发现四郎回来只为探望，并无留下之意时，内心的失望、悲怨可想而知，愤而质问：“你不知老母年高迈，你把为妻怎安排？……”于是当着婆母和家人的面，打了他一记耳光！这出自刚烈而又不幸的妻子之手的一击，打出了十五春秋苦守的痛楚，也打出了妻子的权利、女性的尊严。杨四郎此刻如何两难，若不回去，为他骗取过关令箭的铁镜公主母子就有性命之危，但他本身于国于家的大节有亏，都当受这重重的一掬。

第二记耳光，是杨四郎过关返辽，身份和行踪已然败露，被辽邦把关的“大国舅”一掌打下马来。虽然轻轻一笔带过，却已使“驸马爷”之尊“颜面尽失”。

让戏的主人公连挨来自宋、辽敌对双方的耳光，归根结底表现的是编者的态度，对人物的是非评判。

历史上，《四郎探母》曾因“美化叛徒”而几度遭禁，但禁而不绝，过后继续热演，恐怕在于，一来杨四郎，是一名唯求保全性命的俘虏，没有干过有害于大宋的事；二来戏中对他并未粉饰、拔高，描述的就是在特殊境遇下的人子之情，同时既有同情，又褒贬分明。耐人寻味的是，两记耳光都没有任何铺垫，观众却不觉得突兀、意外，欣然接受，仿佛和编戏者达成了某种默契：就该有这“两打”，也应属一种情与理上的会意、共鸣吧！

《四郎探母》一剧，从对孝老爱亲的肯定和同情，到深蕴褒贬的两记耳光，戏和人物已然写足、唱足，至于末场通过铁镜公主苦苦哀求，两个国舅从旁插科打诨，萧太后赦免了私自探母的杨四郎等情节，已经无足轻重了。

吗？救。一条生命啊。

到医院，停车，背抵开门抱着它进去，一个女医生在做今天的病历整理。听我简单说了情况后，看了一眼，让我把猫放在听诊台上。电话响了，她让我等一下，出门去大厅接电话。诊疗室灯光惨白，我对着安静躺着的大猫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这才发现，大猫真的很大，摊开几乎占到半张桌子，半手长的白毛早就成了灰毛，乱糟糟结成块，刚才那只半睁着还莹亮水灵的黄眼睛，不知什么时候蒙上了一层翳，没了光彩。

带着听诊器回来的医生认真听了会儿胸腔腹腔的声音，说了句我意料之中的话：“已经走了。”

我摸了摸它的爪子，脏兮兮的粉色肉垫有点凉，但绝不是冷。身上仍有温度，也只能说余温了。向医生道谢以后，抱起它，转身出门。差点撞到奔进来拿快速的一个小伙子，他看着我走过，问：“这只猫没救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没有转头。

“唉。”身后一声叹息。

其实电话响起，医生选择先去接电话，而不是看一下情况能不能抢救，就说明了一切。

真奇怪啊，走了。不是死了。不是没了。这是宠物医院特有的人道吗？一只一生流浪在街头，从没人爱过的猫，终于在宣告生命终结的诊疗台上，获得了和人类一样的尊重。

鼻子一酸。

返回的路上，在车后面找了个盒子，它缩着恰好能躺进。大猫看起来好像睡着一样，头倚着盒边，两手卷起拢在胸前，腿直直地抵到盒子外。接下来怎么办，回家取铲子，好好找个地方安葬它？瞎想着，又路过刚才发现它的那段马路。路灯昏暗，车头灯照向的地方依次明亮，刚才抱起它的那块地方，路边人行道上有一大一小两团黑影。

是刚才坐在马路当中守护大猫的那只黑白猫，和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黑白小猫，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姿势团着手蹲坐在地上。我又靠边停了车，离它们很近。它们没有躲闪的意思，木木的看我，就像寒夜里冻在地上的两堆泥塑。这一对是母子？那车上的大猫，是丈夫，是爸爸？

我傻站了会儿，然后想到，要不要抱上来让它们看这最后的一眼？回头看了看车窗里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算了。也许在它们眼里，有个人类救走了它，它受的伤，就一定会好起来呢？也许它们觉得，这样等着，可能有一天它就回来了呢？或者就算再也见不到了，也是各在天涯好好地活下去呢？

那就这样吧。回车上，启动，车子慢慢向前滑行，反光镜里一大一小两个身影越来越远，隐入夜色。

屏了很久泪，终于落下来了。

对不起，再见面。

三周后的一个晚上，路过相同路段，前车底下一条黑影一闪，快速跑到快车道最内侧，坐下。

是那只黑白小猫。

它还在等大猫吗？

但凡我提出来，妈妈一定会做的。我爱吃莧菜，尤其是红叶莧菜，记得小时候，当医生的父亲常说，红莧菜补血。那时因为物质匮乏，营养不足，很多人会贫血，所以家里的园子里，妈妈总会撒些红莧菜。民间有“六月苋，当鸡蛋；七月苋，金不换”的说法。

莧菜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蔬菜，特别是含有较多的铁、钙等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、维生素C。民间还会用鲜莧菜捣汁或水煎浓缩，治咽喉肿痛、扁桃腺炎。

可能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，我一直深爱着莧菜。除了莧菜面筋汤外，莧菜蒜蓉素炒，莧菜菜盒子，凉拌莧菜都是我的菜。莧菜是叶类菜，娇嫩，不易存放，为了吃上新鲜的莧菜，早几年，我会买些莧菜种，撒在园子里，可总是种不好。我咨询过莧菜种的老农，他们说很简单，把菜种撒在土里可以了，我也是这么做的，可无论是发芽率还是后

期生长都不理想，虽百般呵护，莧菜常常长着长着就消失了。自称城市农夫的我，十几年来，一年四季在自己的“小小自留地”里种植些应季蔬果，可谓经验丰富，但就是莧菜种不好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成了我的一个小心结。曾有人告诉我，在撒过的莧菜土上放些松软土和干草叶，有利于发芽，同样没用。我猜想，可能是莧菜味甜，幼嫩的莧菜早已成为绿色园中蜗牛或小虫的美食了。

我本来已经放弃了种植莧菜，近两年反而在书房里的花盆里，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红莧菜，意外惊喜。中午我掐一把莧菜的嫩尖，做了一道莧菜汤，莧菜的红，瞬间染透了汤汁，出锅前再泼一个土鸡蛋，放点香菜，一道高颜值的莧菜汤出锅了，替代复杂的莧菜面筋汤，炎炎夏日喝上一碗，也很不错。